愛華社

（女子）（新劇）

日戲　一點至五點

雙頭案

（節目）請周　出門　戲周　接姊　語情　殺奸　慶壽　遇騙　仗義　送回　結案

（劇中人）（扮演者）

周開甲　明珠
周開乙　亦珍
張小翁　金奎
張太太　笑儂
張秀珍　一嘻
張秀英　美儂
陳寡婦　蝶梅
屠大　月梅
地保　水月
媒婆　玉峯
知縣　蕙芬
仵作　玉英
差人　社員
陳義士　楨增
陳僕　雲南
酒客　社員

夜戲　六點半至十點半

王魁負桂英

（節目）卜咎　求籤　俠救　收留　赴考　立誓　謁相　得信　拒女　控告　逼嫁　陽訴　自縊　勾魂　陰判

（劇中人）（扮演者）

王魁　情夢
殷桂英　文英
崔媽　蝶梅
桂兒　美儂
刁奴　水月
算命者　月梅
金壘　亦珍
黃松　楨增
乞丐甲　桂生
乞丐乙　明珠
妓女　賽文
韓承相　金奎
韓太太　笑儂
韓小姐　一嘻
韓婢　慧英
道士　蘭珍
大理院正卿　蕙芬
差官　玉峯
鬼卒差人　社員
閻羅王　蘭珍
海神　社員
判官皂隸　客串
黑白無常　客串

紹興文戲

日一點半至五點半　夜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運法　金寶乾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日後本演　鸞鳳雙簫

夜後本演　失巾帕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洋五角
四寸二張洋六角
五寸二張洋九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七寸二張洋一元四角
八寸二張洋二元
十寸二張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洋四元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四川路A字七十二三號

興泰電燈公司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專售電料　以及燈罩　式樣鮮明　歐美新到　代裝電鈴　彩燈廣告　上海獨步　堅固工料

天下馳名　連台俠義偵探長片

『紅○圈』

共計念捌本

說明書

◎第七集　第十三本　覓賊蹤捕獲女盜　見猴戲發現紅圈

前集劇中女盜（施爾尼）在「沙符登」大旅館跳舞會中盜得多數珍珠鑽石飾物大偵探（藍蔴）暗隨於後及至女盜門首徘徊在外施氏將所得珍珠鑽石藏於皮鞋中意欲攜交（山藹呈）者剛出門外適遇藍蔴上前盤問並出偵探之徽章將施氏捕交警署檢其身畔除破皮鞋之外別無贓證却說女郎（瓊姑娘）與其保母（馬莉）至海畔閒眺遙見海邊有「意」國人弄猴爲戲女郎心中思想猴子生長山林有天然之自由詎知有人縛猴以博人歡而從中獲利實覺太無人道意欲竊猴以釋之思念及此而手背忽又發現紅圈被馬莉所見不覺中駭極問女郎曰『爾又欲何爲』女郎答曰『余生平最不喜歡弄猴子使其失自由』因心中不快以致發現紅圈馬莉又恐女郎出外闖禍是以勸女郎嗣後不可再出外游玩恐有危險女郎唯唯稱是

◎第七集　第十四本　愛自由放生猴猻　捕同黨逐走鞋匠

話說女盜施爾尼被捕至警署帶入警長辦公室盤問口供施氏堅不承認因派警員至女盜家搜檢亦無贓證警員搜檢既畢將欲離室忽聞電話鈴大響警員隨即接電詢其何人所傳方知爲盜魁皮鞋匠山藹呈所發山聽電話室內發生男聲知有他故郎行停止接電於是山囑門前望風人注意來人再說瓊姑娘自見猴戲之後心神不甯乃瞞馬莉[illegible]身直海畔見弄猴人假寐于海灘潛在弄猴人身後以皮帶縛其手足竊猴而去弄猴人猛然甦醒適見一隻玉手手背發現紅圈惟手足所縛不能舉動乃大聲呼救馬莉及警察聞聲舉集詰知情由惟馬莉知係女郎所爲逐託詞目見有人向東逝去蓋女家在西而也瓊姑娘竊得猴子縱諸林間還其自由警察閱係紅圈女子所竊故而非常注意因重至女家詰問馬莉再說警員自獲女盜後搜檢毫無贓證心念如此體面女子而攜此男子破皮鞋心甚疑惑因而去其鞋底則眞贓具在當即報告警長藍蔴回憶前在皮鞋店中覺鞋中有聲知係同黨立將女盜收監藍蔴乃率警前往逮捕望風人見藍蔴來勢不佳郎入內報告山與望風人從所設之機關後門逃出適爲預伏之警察捕獲望風人山從間壁客屋而逃走

天南小說研究會徵求會友簡章

[illegible]

（壹）定名　本會定名爲天南小說研究會、
（貳）宗旨　本會以救濟社會、願力研究小說、期諸普及爲宗旨、
（叁）會所　假定中國文學研究社、菲律濱總支部、爲通訊處、中國上海暫由[illegible]近向世界小報姚民哀函索、
（肆）會友　凡贊同本會、而具相當之資格者、不論男女老少、地方遠近、皆可填寫[illegible]
（伍）組織　本會幹事、由創辦人担任、[illegible]
[illegible]
天南小說研究會主事呂粹（醇俠）謹訂

世界小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十四號　星期四　乙丑年四月廿二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六百八十七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七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給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馮漢卿　大興驛　吳品仙　彩樓配

日戲二點至六點半

周福珊　吳品仙　李雅仙　吳品樓　徐月奎　朱友生　張連　蓋春來　劉長寶　袁奎官　白玉福　胡黑燈　鄭笑鈴　張紫珊　佟春廷　邱德成　王蘭卿　單德元　袁奎官　朱友奎　馬永利

金水橋　全本四川奇聞　宇宙瘋　全武行　王三麻子

夜戲八點至十二點

劉春林　劉長寶　李雅仙　高榮祥　馬永利　胡黑燈　張連生　蓋春來　徐月樓　周福珊　張紫珊　虞金龍　佟春廷　劉長寶　袁奎官　單德元　王蘭卿　朱友奎　徐月樓　馬永利　高榮祥　邱德成

金山寺　草橋關　武松殺嫂　玉堂春　全武行　鳳凰山　獨木關

第一層影戲　十二點半至二點　六點半至八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六點半　十點半至十二點
連台俠義偵探長片
◁現映▷
「紅○圈」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共計念捌本

笑社男子趣劇

洪濤、金劍、天假、六兒、大魂、聚、沈寶鑫、朱笑一、吳一笑、姚民哀、徐卓呆、顧無爲、包天笑、鄭正秋

日演　一點至三點　夜演　五點半至八點

同惡報　李三娘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半　七點半至十點半

陳阿高　小荷花　胡如笙　沈美玉　小春林　康寶桂　集昌　陳阿高　康集昌　小荷花　沈美玉　胡如笙　康寶桂　小林春　沈阿高

和合橋　花園會　看神相　雙講蕩　打花燈　三星進門

二層樓書場

張少蟾　潘蓮艇　吳小石　吳小松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周杏泉　周慧珍

二點至三點　七點至八點　三點至四點　八點至九點　四點至五點　九點至十點　五點至　十點至十一點

四香緣　雙珠鳳　笑中緣　遊龍傳　白蛇傳　描金鳳　西廂　時事蘇灘

三層樓小戲台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日（七八本）演　欺父出嫁　夜演　頭本落金扇

戴亭川　西費　冷雲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中西戲法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　七點至十一點

日演：沈金生　陳阿東　小炳寶卿　陸銀寶　沈金生　丁婉娥　丁少蘭　于少卿

夜演：小炳卿　陸銀寶　沈金生　丁少　丁婉娥　陳阿東　丁小少卿　于少娥

全體合演：小分禮　約私期　拔蘭花　收花鞋　賣妹　上本成親

莫悟奇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半　七點至十一點二點

歐美魔術　中西幻術

周杏泉　周慧珍

二層樓雜耍台

笑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十一點至十四分

香妃　平卿　筱翠寶　馮素珍　朱美珍　笑芳

京調　小曲

沈易書　七點十分至十點半　十一點四十分至十二點

南方拉戲

醉南州

鎗砲聲

丹翁

將近一年、上海方面聽不見鎗砲這種可怕聲音了、忽然日前、傳說一條小輪、和一隻兵艦鬧白相、兵艦對他放起砲來、偏偏無獨有偶、滬西一個什麼保衛團、對天也放了一陣空鎗、因此上、報紙上又就不寂寞了、有人說、這是去年的餘波、神經過敏的人又說、安知不是未來的預兆、總之、無非做了報紙上的一種點綴品、老實談、天下人怕聽鎗砲聲、報紙却歡迎鎗砲聲、報紙上一有了鎗砲放、怕鎗砲的、少不得就更歡迎他的報紙了、再進一解、有種報紙、還會對放鎗砲的大放其鎗砲、那末、不但怕鎗砲的歡迎他、連放鎗砲的有時也還怕他呢、像這種鎗砲、眞放得過癮、放得痛快放呀、急急快放吧、

小說襍話（卅一）

或謂寫實派小說、不容有主觀意見、攙雜其間、此說謬矣、所謂寫實者、祇不倘詐詭耳、非任擇一些些事實、而記述之即可、果眞如是、則[illegible]寫實派文學而言、對於材料之棄取裁決、斷不能毫無主觀見解、融洽乎內、譬如實驗哲學、亦必先懸一鵠、決非漫然實驗者也、不過文使主觀、與小說之使主觀、用法較異、後當分別申論之、

小說之分段落、如戲劇之定幕數、務去糟粕、專存精華爲主、有時不必明寫者、則略之、有時必須表出、而又仍不必明露者、則暗寫之、有時極長之事實、而須出之賅括、有時最短稍一二言、反當曲折寫來、此等處、皆當加以注意、所謂搆思立意、規劃局度、即此是也、倘一味平鋪直敘、縱華不爲貴、況病立意平庸、修辭不整者、更不足當一顧、

提倡白話文者有言曰、（心裏有什麼、嘴裏說什麼）、豈知心裏有什麼、嘴裏有時無法說出、即使勉强說來、但是辭不達意、人家一時無法了解、也是徒然、祇好算自己嘴裏、向着自己的心裏說話罷了、故余不反對白話文、不過較文言尤難了解之白話文、可絕對的不贊成、想來當世文人、對於此語、一定表同情的居多數、

悄立碧欄干畔、盼歸舟、忍使凝眸欲斷、又怎禁柳花飛、逗得芳心撩亂、最無賴是那不語斜陽、暗把年光偷換、不堪寂寞、怨罷擅郎情薄、且將舊夢重溫、憶來枕邊私約、爲傾城可屏玉輦、何況珠冕、南國

而今春已見、怎不見戀人面、（其一）

城頭落日紅如血、慣照人離別、別淚洒烟蕪、綠黯了殘堞、爲嫌馬背愁多、載不住這般高壓、插戟繫緯韁、下馬空蹀躞、幾番擁抱還休、殯吻嫣腦、聽黃昏孤角淒涼絕、不堪嗚咽、把舊事無心說、半晌方言、欲語又欲、柔情美縷細繹、道此去釵擘鈿分、何時重親枕席、妾心繾綣、會化望夫石、（其二）

邂逅藍橋、偏般賽銀河巧、萬般嫵媚、千般窈窕、並玉肩、遮得綠楊春好、想是十載心香祈禱、精靈了朦朧日老、目成心許、窗前切切私語、方知消受美人恩、要整頓心緒、記先時對淌慕西廂、而今可傚東牆、更何況洛湯兒女、（其三）

梧玉尺樓詩話

姚鵷雛

士尙實學、詩特學之末藝耳、顧我晚近言詩、徒趨聲氣、或撫拾昔人牙慧、好尙未必深求、摹倣尤多割裂、是即以詩言、已有虛實之別矣、玆但就研究所得、稍下議論、泛涉諸家、兼收近古、未暇詮次、無當高深、若夫分界唐宋、抱杜尊韓之弊、則吾知免爾、

王荊公詩、昔人論之至詳、大抵體格高簡、風度矜莊八字、足以盡之、五七古精深超妙、神味皆臻絕詣、七律博大不及蘇、瘦硬不及黃、而遒勁奧折、乃有過之、擬之於杜、或差能雁行、至於韓孟蘇黃、猶未知鹿死誰手也、後世乃與南豐同論、不亦誣乎、

荊公稱東坡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光二語、以爲其精妙處、乃在能運用道書、玉樓肩也、銀海目也、如此論詩、便入魔道、荊公一時興到之說、初非定論、坡公才如大海、又豈有斬斬標舉一二僻名、以自炫者、此二語儘作尋常解、亦無不可、必要指定肩目、似轉失之呆滯也、

□[illegible]報諸執事先生鑒 承賜閱貴報、無任感謝、但韓君承明、係以前本報熱心投稿者之一、近則亦久已無稿、與本報並無何種關係、尊處之報、請直寄韓君[illegible]、蓋敝報不敢担負此種由敝處轉遞、寄來反而誤事、乞諒之、 編輯部啓、

西藏游記（二）

（秋劍）

又十五里至天官橋、又十里抵邛州城內、田畝甚多、（按此站自新津縣出城後、即傍總崗之山脚行、沿途多係平疇沃野、惟左列羣山、雄峙若與人身並恃、右盼則爲青城諸山、遠附天際、如屏如晝、洵佳境也）、該處人民、强悍好鬥、蓋其風尙使然、常有盜賊出沒其間、當道亦莫可如何、非嚴編保甲、集練團丁、不足以靖匪也、計行九十里、

□第三站 自邛州出城迤南行、遙見遠山隱隱、現於雲表、山頂厚積深雪、行五里至南橋、橋甚長、爲川南第一、又行二十里至臥龍場、又行二十里至大當鋪、又十八里至黑竹關、此數十里之內、俱是茂林修竹、森蔭道左、盜賊出沒無常、行旅經此、咸有戒心、又八里爲何家坪、又七里爲百丈驛、居戶有二三百家、敍居山麓、計行九十里、

趣了追憶錄

記得我十七歲那年、在九江獨自趁了長江輪船回上海來、因爲忽忽動身、所以祇占着一間不很寬暢的房艙、裏面上下、疊着兩只木架、算是給乘客們睡覺的了、靠邊的板壁上、裝了一隻小檯面、用鐵釣鈎着、大概可以活動的、這個艙位、除了這幾樣應有之物外、其餘的地位、可就沒有幾多的了、大概進進出[illegible]、那時我眞鬱悶極了、眼巴巴祇望快到上海吧、孰料船到了蕪湖碼頭、陡的茶房又領了一個魁梧大漢進來、說是和我姘房間的、隨着又捧進一只很長的蔴袋、裝滿了一袋的重笨的東西、向我床底下一塞、那大漢的臉龐、委實猙獰得可怕、瀏了舌頭、跟我寒暄起來、我那時無可如何、也就勉强敷衍他咧、聞他的言語、大概從他說的、什麼頑藝兒、不頑藝兒、可明白他是專走江湖、鬻技的傢伙了、當時我眞害怕、因爲我手提箱裏、雖沒有貴重東西帶着、可是穿着的衣服、似乎很足以惹歹人的注意呵、大漢和我談了一回、掏出一盒大英牌香烟來吸着、隨手也遞了一支給我、不過我因怕出什麼亂子、便哄他說是不會抽烟捲兒的、他聽了、又猙獰地對我笑了一笑、隨後大家又談了一番、可是我們倆、因着語音不通、纏七纏八的胡說罷了、

趙秋帆

遊故宮之感想

葉綠

丙說 從前在南書房行走、官兒總是不小了、我們今天也算是當過南書房行走的差使哩、

丁說 皇后在什麼地方居住呢、今天沒看見、

戊說 做皇上眞不錯、住了這麼大地方、誰比得上他、

己說 開放皇宮、賣一塊大洋、眞有這麼許多人來頑、要拿我們家裏也開放了、門票賣一毛錢、每天能賣十幾張票麼、

名伶不能不

孔濟

打泡時期、不能不請人叫好、試演新排本戲、不能不聯絡幾個有小名聲而有藥吃的評劇家、看見花樓裏面、帶三十四個克郎鑽戒的女主顧、不能不打無線電、見了有辮子的遺老、或當行的軍閥、不能不叫聲乾爸、

□不亦快哉

伯超

天清月朗、水面風來、一聲款乃、雙槳齊施、秋水瀠[illegible]如晝、不亦快哉、

朔風如吼、促坐圍爐、美酒羊羔、淺斟低酌、作消寒會、陡覺滿室皆春、不亦快哉、

要添行頭、家內不能不請人打牌、既要請人到家裏打牌、不能不捉幾個老羊盤、小報館的捏筆流氓、不能不請他們吃一頓、寒寒嘴、大捧角家家中有事、不能不應酬義務堂會、抖起來了、不能不用電燈招牌、最好用筱某某做名字、不能不取消自己尊姓、爲[illegible]起見、不能不會[illegible]梅派古裝戲、爲造成一派勢力起見、不能不包辦幾個配角、配角之內、不能不有一個生旦丑淨多會的戲包袱、配角中的小生、不能不代他做件新式褶子、成名之後、初到或臨行、不能不運動幾隻花籃或聯幛來送己、日子久了、不能不改唱他色、以爲色衰後盾、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青、於山水花鳥皆爲擅長、君嘗聽鼓蘇垣、與昌碩以繪事相切磋、國變後、目擊橫流、愈演愈幻、遂決然舍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諄勸、始出其所長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冊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 照屏條加倍 摺扇紈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不誤 寄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倖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彙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箋公司內杜叔和、或遥寄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請明由本報介紹

新孟子

金智周

政客見某黨首、某曰、君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助吾黨乎、政客曰、我將何助、曰、最好銀錢而已矣、段曰、何以助吾黨、參政員曰、何以固吾黨、軍警曰、何以張吾黨、上下交相黨、而國危矣、承平國家、釀其亂者、必軍閥之徒、丘八太爺、速其變者、政客之輩、南伐北焉、北平南焉、不爲不忙焉、苟欲亂國、而速招兵而又結黨、

三月十六之夕

愛生

但是過了百餘年後、我們也算得一代的作家了、我聽見此話、心中的氣、實在無處可洩、只好向着谷君笑了笑、說着已到了文陞園、我們入內坐下來、自然酒和菜、都有人送上來、我心裏暗想道、今天劈蹄子要遭刦了、其實頤君是並不多吃、谷君更是做客似的、我一肚子悶氣、直無法排解、便大吃而特吃、把頤君只當他是個木偶、我既飽啖、却又痛飲起來、除掉聽谷君的說笑、我只有低頭吃喝、頤君瞧着有些吃驚、却也止不住他的話、向谷君又說道、我很願你介紹朋友、多訂幾份某報看看、一則我的徵名、可以多給人知道、二來該報的銷路好些東我也高興多做些東西、說着、谷君向堂倌要菜、把此話打斷了

揮麈而譚

清乾隆初、江西鄱陽、有監生黃姓者、家貲鉅萬、樂善不倦、族人誕焉、需索瀕仍、生罔不應焉、族人迄少厭足、卒以膺券誣生於縣、縣尹逮生質訊、生矢曰、脫余負若金、天譴立降、使余三十二子皆暴斃、官聞訝詫異、詰其年、纔二十、怒其誕罔、徵諸吏、吏曰信焉、蓋生父兄弟四人、三均乏嗣、宗祧惟生一人承繼、因各爲娶一婦、婦俱孿生、四婦歲舉八子、婚四載、得三十二子矣、官大奇之、既知爲負鄉望之善人、敬禮逾至、直其訟、且爲表獎於上憲、目爲聖朝盛事、因思當世軍閥、若人人如黃監生、二十而得卅二兒、則其爭攘之心、更不知伊於何底、今若輩都乏子息、或有而不肖、倘且瘠公肥私、小民不堪其擾、果人人奝丁興旺、爲兒孫牛馬、盡情搜刮之念、烏有已時耶

樂府述古（讀滄社漢樂府平注作）

胡樹藩

樂府者、繼三百篇而作也、其名始於漢初、隸於太常、高帝三侯、安世房中歌、是郊祀有類乎頌、鐃歌鼓吹、有類乎雅、琴曲雜詩、有類乎國風、至其所以異於五七言古詩者、蓋詩貴溫厚典雅、而樂府則貴遒深勁絕也、其中如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則氣韻峻絕、臨高台、陌上桑、淋池歌諸篇、則詞旨風華、工美可宗、餘如婦病行、古悲歌、孔雀東南飛、孤兒行之類、靡不情文並茂、讀之令人聲淚俱下、古穆精奇、迴乎神筆矣、

沈月娥嫁錯了人了

沈一鶴

却說沈月娥的丈夫、那是叫沈娛天、從前也曾唱過新劇、現在專畫油畫背景、改行入了美術界、差不多的人、竟不知道有這位新劇家了、至於吳寄塵的妻子、那是叫沈儂影、唱悲旦的、以前在民興社、居然很有一點兒小名聲、可惜夫妻倆多沾染了嗜好、一天到晚抽鴉片、雙槍並舉、遂使聲名日下江河、凡是新劇界上的人、都替他夫婦倆可惜、沈儂影還是新從漢口回來、瞧見了世界小報那句話、便和丈夫吵鬧、指吳寄塵不該停妻再娶沈月娥、弄得吳寄塵莫明其妙、但是沈娛天瞧見了這句話、也回家去結問妻子、怎麼沈月娥三字、會和吳寄塵大名刊在一處、究竟外間如何弄錯的、可憐的沈月娥、也是個莫明、這小小風潮、都爲了世界小報輕輕一訛、總連帶發生的、唉、這一誤、累得在下一個男本家、兩個女本家、都生的生、遭的遭了冤枉氣惱、這孽因是世界小報所種、要是在下居於旁觀地位的姓沈之人、再不出來申明白、怕不成『一誤竟然再誤』了呵、這事眞的麼、哈哈、何嘗眞的、這是在下鈔襲那首『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詩的意思、故作驚人之筆、其實沒有這回事、將字數拉得多點罷了、話已講明、再會吧、（編者按、前日乃不才弄錯、與凡鳥君不涉、今蒙沈君剖明、非常感激、謹奉游劵伍紙、請示通訊地址、幷望以後、關於新劇消息或是軼事、時常見惠斯須、尤深銘感哩）、

滄海月明樓隨筆

瑟生

葉向高、字而立、樂清人、明末溫州府縣生、甲申以後、披髮佯狂、嘗幅巾大袖、游行於市、清吏見而執之、葉賦詩志之曰、擅風袖大蕃秦凉、惱亂溫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清吏釋之不問、葉游行如故也、丁亥二月上丁、擕水一杯、采芹一束、乘清吏未奠時、先哭祭於大成殿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頹、而林放之不如乎、事聞於官、怒繫之獄、迨至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爲楚國孤忠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至翌晨視之、已不知於何時自縊殉明思宗矣、

翦淞廬筆記

柔父

杭州八千卷樓積軸既散、其子弟皆出而謀食、丁善之參軍（三任）需次白門、從繆藝風遊、頗善校勘之學、國變後棄官來滬、創辦聚珍仿宋印法、經營兩載、大綱粗具、方冀大成、而善之遽歸道山、賚志以歿、世論惜之、乃兄輔之、繼續其事、又苦營業不甚發達、後故併入中華書局、惜哉猶憶善之於試辦時、有考工八詠、曰辨體、曰寫樣、曰琢坏、曰刻木、曰模銅、曰鑄鉛、曰排字、曰印書、其警句如寫樣云、莫笑葫蘆依樣畫、儘多復古翻新、琢坏云、黃楊丁厄非關閏、望重雞林會有時、模銅云、消息陰陽窮變化、始知人巧奪天工、印書云、比似法輪常運轉、本來天地一璇璣、均饒有寄託、嫻雅可誦、其歿時享年未滿四十、昧令人增無限黃壚之感、

編輯完了

自立夏以來、余忽忽若有所失、意若謂春又去矣、壯志未償、年漸老大、其何以遣此生、前夕燈右、方伏案作稿、吾母坐案傍、忽訝曰、兒乎、頭部左偏、已見一莖白髮、我年將花甲、髮尙未白、兒反盈頰華髮耶、我聞此語、竟不知所答、夜深攬鏡、惟有自慰自傷耳、

十一日、嚴子獨鶴、爲快活林擴充篇幅事、設宴大西洋餐室、遍邀各電影公司執事、暨一般稔知文友、予亦往焉、（詳見明日本報紀事）、席散之後、記者忽然念及本報、雖祇區區一方、然需稿匪鮮、從未曾有尊酒盃羹、以答惠稿諸君之雅意、於是知諸同文推愛敝報之忱、旣深且厚、幷於是見辦報容易、覓稿大難矣、

一寸樓台（九）

着那信封的嗎、今天再找找看、也許留下甚麼痕跡、足爲我等揣摹的資料、寶珠道、這話有理、我們且到樓上去坐罷、敏中立着說了一會子話、寶也覺有些疲了、遂一同上樓、來到書房裏落坐、寶珠更親自向書案上細細的找尋、雖有幾張字紙、却都是楚生著書的稿子、或是寫錯了作廢的、翻閱了一會、所見有字紙、似乎皆於此事無甚關係的、忽然見那硯臺底下、露出一角白紙、忙抽出來一看、那紙上寫着一寸樓台四個字、細察筆跡、正同昨天所見那信封上的字、出於一人手筆、忙遞給敏中看道、有了些線索在此哩、這就是那寫信來的女子所寫的、一寸樓台四字、必定就是那信封裏頭之物、楚生看過之後、因爲紙兒小、怕失落了、故壓在這硯台底下的、我們先揣測四個字、是個什麼意思、便可從此追查楚生失蹤下落、並可明白所以一夜不歸的道理、敏中道、你怎就斷定楚生是失蹤了呢、我料他昨天晚上、想是因事羈絆住、今天必定就會回來、我們即使揣測、也只好當作一件游戲答案般研究着、待他回來之後、試驗我們的揣測、對也不對、若眞疑他是被人擄去、再疑到他現在已失了自由、這未免神經過敏了、事實上諒不會如此的、寶珠道、就作爲游戲答案研究、我們何妨現在就按這關鍵着手研究呢、若是楚生得能安然歸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